

藝文新輯

漫走解放區

陳學昭



藝文新輯

漫走解放區

陳學昭

上海出版公司

寫在『前言』之前

這本小冊子是在長春第一次解放時付印的，出版後，僅僅我自己掣到二百本，和經售書店帶出的極少的數百本外，其餘——當時印一萬本——都留在那裏了。出版後八、九天我們撤離了長春。

現在我重新來修編這本小冊子，并把曾發表在晉察冀日報的從東北來，現改爲東北散記和發表在長城二期的素描內蒙古加進去。這些東西，現在看起來已經不很新鮮了，而且寫的也不够深刻，但一回想所走過的路程，所見到的事蹟，老解放區和新解放區人民鬥爭的事蹟，使我還是非常興奮！我很希望把這一點興奮分給沒有到過西北和東北的讀者，因而決心把它再付印的。

陳學昭 一九四九年，八月，北平。

前言

我想其實不需要再加以說明了，這十五篇簡短的報導，是在我匆忙地走馬觀花，常常一天一個地方的行程中，給解放區劃下的粗糙的輪廓；但雖然是粗糙，却是真實的。

現在把這些簡短的報導集起來呈獻給關心解放區的讀者們，也許太唐突罷？在我，只是拋磚引玉，我希望因此而能引起在解放區久經戰鬥或參加建設解放區的人，來給解放區作具體、生動而完整的介紹。

陳學昭 一九四六年，四月。

目 錄

告別延安——讓我永遠學習毛主席的思想·····	一
在陝甘寧邊區境內·····	六
進入新老解放區·····	一二
五寨一瞥·····	一九
過同蒲路·····	二四
生活的體驗·····	二九
被摧殘的農村·····	三七
張垣四日·····	四四
無人區和人圈·····	四九
承德道中·····	五四
承德小住·····	五九

宮原和本溪所見.....	六三
在一個鐵路員工的家裏.....	六九
人民的審判.....	七六
『這回我可快樂了』.....	八二
東北散記.....	八九
一 抗日聯軍的女游擊隊員.....	八九
二 東北人民大翻身.....	九一
三 東北青年.....	九三
四 被血灌溉過的土地.....	九七
五 再認識.....	九九
六 長春市外的貧民區.....	一〇二
七 追逐和轟炸.....	一〇四
八 共產黨到那兒，那兒的好人就會出現.....	一〇六
素描內蒙古.....	一一〇

告別延安——讓我永遠學習毛主席的思想

描寫我居住了七年的延安，覺得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也許詩人們和歷史家們能用千行的長詩，或者整部的書籍來寫述自從八路軍來到陝北以後，這個地方所發生的種種，而我呢，只能用我的笨拙的話來向它告別！

當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到達延安的時候，這個古老的延安府（就是水滸傳裏面開卷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的那個延安府），就其面積說來，遠遠及不上江浙的一個中等城市那樣大。從高山上望下來，整個城市是橢圓形的，西邊靠着一列的黃土山，東邊依着延河，從南到北直貫着一條大街。街道上和商店門口擁擠着人羣。商業是繁榮的，城市是完整的。紅軍（八路軍改編之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來到陝北是並不很久的，緊接着便是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形成了新形勢下的國內團結，發動了全國的抗日戰爭。——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但敵人害怕中國不打內戰，害怕國共兩黨的團結，就發動了蘆溝橋事變，紅軍沒有得到休息，就奉命改編，開赴前線。在街上我們看不見揹鎗的人，他們都

走了，上前方殺敵去了。可是滿街滿巷却充塞着穿了各色各樣衣服的青年男女，他們是從四面八方，從南洋或從更遠的地方來的，他們來到這革命的聖地，在這裏學到怎樣抗戰，和抗戰建國的本領，又出發到前線去。毛主席曾說陝甘甯邊區是一個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指革命的隊伍和革命的幹部在這地方整訓、學習和休息，又從這地方出發到別的地方去。這些革命的隊伍和幹部在全國各地、在保衛國土和解放人民的事業中，獻出了生命和血，有的貢獻出他們的全部精力，他們的事業是大的。在延安，在陝甘甯邊區說來，它正完成着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

就在三八年的十月下旬，敵機連續轟炸，整個延安城是被毀壞了，但敵人只能毀掉房子和街道，它不可能毀掉軍民的精神。邊區政府幫助受災難的商家在離城的某處重新建立起了繁榮的市場——後來稱為新市場。不管怎樣大的災難，對於陝甘甯邊區的軍民，都是一個考驗和鍛鍊。

爲了持久抗戰，保衛家鄉，不讓敵人渡黃河，人民的武裝自衛軍早已組織起來了；爲了自力更生、突破封鎖、解決困難，在以農業爲主，工業爲副的生產建設運動裏：千萬畝的荒地變成了良田，勞動力也組織起來，各地都有變工隊和札工隊，甚至有不少整個村都是變了的。農作法改進了，隨着棉花的種植，紡織手工業也展開了。無數的工廠建立起來，實用的

品——肥皂、火柴、玻璃、毛巾……以至部份藥品，都有邊區自己的製造品，在質量上也超過外來貨。人民有一年到二年的餘糧（耕一餘二，或耕一餘三），四季有新衣服穿，人民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了，人人都自覺到不但已翻了身，而且真正是頂天立地的做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了！由於解決了土地問題，並澈底的實行了減租減息，人們的生產情緒是這麼高，某縣有一個瞎眼的老婆婆，請求別人領着她上山去挖地，傳爲美談。在這期間，湧出了大批的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無數的劉玉厚和趙占奎。人民的文化水準是提高了，從縣到村都成立了民辦公助小學，每個變工隊裏有識字小組，在農閑的冬季有冬學，正逐漸走向毛主席所號召的五年到十年之內消滅文盲。人民有自己的文化娛樂，每鄉每村都有秧歌隊或自樂班，他們歌唱和表現他們翻了身成了主人的歡樂。清潔、衛生教育的普及，醫療隊的下鄉，人民的死亡率是減少了，人口在增加着。這些事情發生在八路軍未到之前，一個文化十分落後、交通阻塞、被軍閥、土匪、和土皇帝，封建和迷信所長期統治着，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孩子們沒有褲子穿，女人們露着胸，這樣的地方，並且一直是卡在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軍的雙重封鎖裏，人們要以爲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照我的認識，這一切事情和毛主席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我們可以從毛主席的著作：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聯合政府……裏找到這個不可

思議的奇蹟的解釋。而更不應當忘記的，是毛主席所號召的整風運動，思想改造。整頓不正的三風：學風，黨風和文風。整頓主觀主義的學風，因為那種學習作風是死教條的，缺乏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以想像代替事實，不合於客觀的情況，是脫離羣衆的；整頓宗派主義的黨風，因為那種宗派的工作作風往往局限於個人、少數或小部份的利益，是不附合於廣大羣衆所要求的；整頓洋八股和黨八股的文風，因為洋八股和黨八股不是大多數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不是羣衆的語言，不爲羣衆所了解，也不爲羣衆所喜愛。毛主席要我們學習的一個中心思想：便是羣衆觀點，了解羣衆的需要，爲羣衆服務。在他的許多著作裏，在他每一次的講話裏，以及在整風文獻裏，他教導我們向羣衆學習，向人民學習，也就是教導我們要有羣衆觀點。

毛主席是這樣的了解祖國人民，這樣的熱愛祖國人民，懂得祖國人民的需要，他那合乎中國國情的、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了的活的、生動的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和領導，從來都是正確的。今天，他和共產黨號召中國需要團結、和平和民主才能建設獨立、自由、富強而統一的新中國，這正是中國人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誰要是敢於發動內戰，誰就是人民的罪人，必然要受到全人民的唾棄！

別了，延安！別了，陝甘甯邊區，勇敢、辛勤樸素的人民！你所教給我的東西是這樣

多，這樣珍貴，讓我永遠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羣衆觀點，學習他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爲人民服務，爲工農兵、爲廣大的人民服務的精神。讓我們大家學習毛主席的思想，並把它貫徹到實踐中去，讓我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把每個新的解放區都建設成我所告別了的延安和陝甘甯邊區一樣的自由、繁榮、幸福和快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陝甘寧邊區境內

由於從未經過行軍——像這樣長的陸路旅行，並且用着這樣原始的交通工具：牲口，有時也還步行——一路我所聞的笑話，雖然沒有像唐·吉訶德那樣人物所做的嚴重，但因為沒有作過調查研究，從主觀主義所產生的可笑的事，是並不少的。

出發的第二天，發現我那頭曾被大家稱讚的牲口，原是前兩天買來的，是一頭老百姓推磨的牲口，牠不會跟着直線走路，只會轉圈子，在行人道上，好像一個醉鬼似的，牠的步子總是蹣跚踉蹌，顛來歪去的。在到五寨之前，我是一直把馱鞍當騎鞍騎的，我很驚奇有些人能够在牲口上騎一整天，至於我，兩隻腳擱在騾子頭上的皮條裏，騎上半小時，腳就痛得不大好忍受了！在最初的幾天，騎上牲口，想下來走走；走上一些路，又想騎牲口。總之，騎也不好，走也不好。幾天後，膽子大起來了，也漸漸地熟悉了自己的牲口，牠的缺點；也會想辦法去對付牠的缺點，而在現有條件之下來較好地處理每天的行路。

開始，我們一天只走三十里，就宿營了；後來，我們每天從走四十里、五十里，直走到

八十、九十，甚至一百里的。在陝甘甯邊區境內，我們走得十分自由，並不像一般趕路的人的原則：『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我們出發有時已日高三丈，停宿的時候往往已在黃昏了。在陝甘甯邊區，社會秩序和治安是這樣的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已是現實社會的情形，而不再是在古書上寫着的人們的夢想。在出發的第三天夜裏，我們停在禹居，是一個鎮，店鋪都已住滿了客人，我們好容易在一家驛馬大店歇下來，但找不到够足的密洞，我睡在馬房邊的馬乾堆裏，攔上一塊門板，算是牀鋪，雖然沒有門，也沒有窗，但却是安心睡到大天亮。

就在禹居，幾個老百姓聽說我們是從延安來的，走來問我們可知道毛主席去重慶談判的結果怎樣，可曾回來。我說我們走時毛主席還沒有回來。其中一個老者說：『怎麼去了那樣久還不回來。』老百姓對於毛主席是這樣的關心和擁護，因為他是真正的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和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每天到一個新的地方，每天也有新的見識和感觸。『入鄉問俗』，我們可惜沒有很多時間去訪問，但所見到的，所聽到的，雖然只那麼一點點，隨處學習，也使我對於祖國，對於翻了身的人民，有更親切的了解。顯然的，我覺得陝甘甯邊區人民的生活，是大大地改善了，他們吃着麵條，油炸糕……穿着自紡自織的土布，小孩們都是胖胖的紅潤的面孔，活

潑快樂的在田野間山坡上攔着牛或吆着羊。我便想起在勞動英雄大會上，毛主席談到這幾年的生產運動時，曾說到生產建設，使邊區面目爲之一新。這新的面目，我不單在毛主席的講話裏聽到，在解放日報上各地的通訊報導裏讀到，今天是親眼看到了。這是共產黨的領導、民主的政權、革命的隊伍和人民這幾年來所共同努力的成績！只是在極端分散的農村中，由於過去文化長期落後，醫生的缺乏，雖然多年來經過反迷信和反巫神的教育，巫神在農村中是還沒有完全絕迹的，這還待邊區醫療隊今後繼續努力地工作，替老百姓治病，同時進行衛生教育。

從延川到綏德，是一個紡織區域。延川城外滿川都種着棉花，棉梗高高的，棉桃很大，可以看出曾經過很好的打卡。延川是個模範植棉區，曾得過邊區政府的獎勵。特等模範抗屬折碧蓮住在附近的山上，可惜不是我順路經過的。

清澗，多麼美秀的地名！一條水流從青色的石板上流去，也許就是這地名的來源罷？在清澗我們做了縣政府一位女副科長的上賓，她是我同行的一位女伴的朋友。晚間，我們在縣府的石窖頂上，看清澗商界同人組織的業餘劇團演戲——戲台就在斜對面——這是他們自動發起演出，來慰勞留在這裏養傷的戰士的。演的是秦腔，箱子很新。劇的內容是一個風俗人情劇，所謂家庭悲劇：圍繞着一個不賢的後母虐待前母所生的兒子的種種情節。這類型的劇

本是古典的，也是現代的，但從來就是中國式的，因為那是半封建社會的特有產物；我們從南中國到北中國，到處都看得到的。但在共產黨領導的，實現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地區，這個從古以來，連清官也覺得頭痛的『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家庭悲劇，在今天已不復存在了。恰恰和外間某些傳說相反：共產黨很重視家庭生活，他們反對封建，他們主張家庭的結合應當是自願的，家庭的糾紛以調解融洽為原則；人們的家庭生活，正如社會生活一樣，是有民主權利的。從人權，從民主權利，從人情來處理家庭糾紛，是最入情人理的，因此很多過去不和睦的家庭，轉變成爲進步的，一家都積極生產，而生活得很融洽的模範家庭，這樣的例子，解放日報上曾有過不少的報導。我認爲這也是共產黨的一個很好的創造。我們不能否認，在那種家長專制制度的家庭裏，人是被摧殘的。但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小家庭，年老的父母往往和兒女分居，老年人的暮年是很寂寞的。今天在解放區的這種民主的模範家庭，可說是照顧了老的也照顧了年輕的；照顧了男的，也照顧了女的，是適合於中國國情的。

綏德位於盆地，商業繁盛，在過去文化也比較發達，號稱陝北的上海。附近有不少的古蹟：扶蘇是賜死在這裏的，無定河邊的山上有他的墓。這裏又是韓世忠的故鄉，有紀念他的廟宇和石碑。我們在綏德休息了三天。

從綏德以後，我們開始借宿在老百姓的家裏，婆姨們以極大的好奇和熱情來招待我這個

女客。『你來了麼？』好像等候很久，如獲至寶樣的。『你幾歲了？有漢麼？』她們團團圍住，便這樣問起來。『真的你沒有漢麼？爲什麼不找一個呢？』『不好找。』『哦！你怎麼會不好找呢？』『那麼照你看起來，是很好找的了，說說看，你是怎樣找到的？』她們聽我這麼說，便格格地笑起來，拉着我的手，『好同志呢，你真會說笑語。』陝北的婦女是開通的，爽朗的，特別是這些樸素的農民，不論男女，都有快樂的精神，並且差不多個個都是善於開玩笑的。接着她們便關心地問起來：『今天你走了幾里？熬了麼？』不必請求她們，就替你燒起洗腳水來。他們說『你們都是歡喜清潔的，歡喜天天洗腳。』

最令我不能忘記的是已經是夜晚九點鐘的光景，在月光下，迷了路，雖然划着火柴，在碎石子路上，找不到牲口的蹄印，我們請求一個趕路去替隣家死了人買壽衣的老鄉，給我們領路。螞蚱峪，這個鎮子真的像藏在螞蚱裏一樣的難走和難找。那天因路不好，我沒有騎多久的牲口，足足走了六十多里。我借宿在一家依山傍水的老百姓家裏，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婆婆把我接到她那小小的石窰裏，她那種關切簡直好像迎接她久別的女兒，她殷勤地把炕掃刷又掃刷，用一塊小小的布把紙窗上的一塊玻璃蒙住了——因爲怕睡熱炕，我盡量往炕外邊靠窗的地方睡——『你熬了罷？脫衣睡覺罷！不要動彈了！』差不多帶着命令的口吻，她的好心和關切使我惆悵地起了微微的鄉思。睡在炕上，我聽她興奮地和我談他們的生活，八路軍

來了以後，租息都減了，也沒有了苛捐雜稅，船夫——她的兒子是黃河裏的船夫——的生活有了保障，老頭子做一點小買賣，媳婦和她紡線，她滿意地說：『過日子還沒有什麼。』在小小的麻油燈下，她一邊談，一邊熟練地倒她自己紡的線，盤着兩腿坐在炕角。她的媳婦回河東娘家去了，孫子已經熟睡，她還起勁地倒着線。真的，他們對於生產是這樣的積極，生活是這樣的愉快，充滿了希望！

這是我在陝甘甯邊區的最後一晚，想到就要離開這個地方，很少會有重來的機會，我有些感動。窗外，黃河的水汹涌地流着，流着，不斷的流着，自由自在的流着，好像爲着解放了的祖國和人民而在歡唱着。濤聲引起我很多錯綜複雜的回憶，好像一會兒把我送到錢塘江邊，一會兒送到地中海上，我也很自然地聯想到木蘭辭：『不聞機杼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顯然，時代是不同了，中國進步的女性在抗戰中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在歷史家的筆下，將來也會有生動的一頁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